



ALICE ADAMS 著・姜恩娜譯

她們五個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六五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五二

她們五個

SUPERIOR WOMEN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4

原 著：ALICE ADAMS

譯 者：姜恩娜

發行人：平 錦 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鎧

趙爾心・黃 肆・陳更翠・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瑞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泠泠・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 冠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八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110元



ALICE ADAMS 著 · 姜恩娜譯

她們五個



ALICE ADAMS 著・姜恩娜譯

她們五個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當代名著精選 252

她們五個

主要人物表

梅根・葛倫尼 (Megan Greene)

——成功的女性作家經紀人。

拉薇尼亞・哈耳寇特 (Lavinia Harcourt)

——梅根的大學同學。

佩姬・哈定 (Peggy Harding)

——梅根的大學同學，後來從事於民權運動工作。

凱西・巴尼斯 (Cathy Barnes)

——梅根的大學同學，是經濟學學者。

弗羅倫斯・葛倫尼 (Florence Greene)

——梅根的母親。

傑克森・柯雷 (Jackson Clay)

——黑人爵士樂手，梅根的摯友。

亨利・史都依伏森 (Henry Stuyvesant)

——拉薇尼亞的情夫，後來是梅根的知已。

1

梅根·葛倫尼一生中所有的事件，或者可說是她一生中幾乎所有的事情之所以產生了強烈的變化——地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的改變——乃決定於她一眼見到一個名叫喬奇·華登的年輕男子的瞬間。他不是個特出的人，後來在她的生活中也不是個要角。然而，對梅根說來，當時的他，渾身所散發出來的異國情調，相當惹人注目。這件事情發生的地點在史丹福書店，也就是梅根夏季臨時兼差的地方。她住在巴樂·愛爾托。喬奇長得高高瘦瘦的，臉上稜角分明，頸骨堅實而突出；一頭棕色的頭髮，配上沙白的膚色。他的外型和他的身分非常切合——來自新英格蘭區的醫學院預科學生——只是梅根從未見過這樣的人罷了。他乾乾淨淨的白色卡其褲，藍色牛津布料的舊襯衫，楞條花布外套，和腳上那雙本來應該是白色的運動鞋，在哈佛廣場和它周遭的區域說來，是相當普遍的裝束。然而到了加利福尼亞人的眼中，簡直就像外國人一樣。

目眩神迷的梅根發現自己除了不忍不看的慾念之外，全身還產生了其他似有似無的反應，她相信她已墜入愛河了。時值西元一九四一年，她芳齡一十有六，這樣的想法無足爲奇。
梅根知道他是『打從東邊兒來的』——這高個子的年輕人適才抵達加州，飽浴暖暖的陽光，無助

地站在那兒。但是梅根天生喜歡把事情的結論添加一些屬於她主觀的羅曼蒂克色彩——她確信他很富有，非常地富有。（可惜他是新英格蘭區的人，否則在他死前所承繼的財富將不只普通程度。）她更進一步認定了他『天賦異稟』，也許和她一樣，還有些文學細胞。（這兩個地方她都失算了；喬奇不過是個醫學院預科學生，智慧平平。）想像中的他，深諳人情世故，遊踪甚廣——閱歷豐富，年齡至少比她大個五歲。除了兩性之間的經驗以外，他沒有任何不懂的事情（她又錯了）。

梅根本人身高中等，體態豐滿，胸部鼓脹，兩條腿子長得挺好看的，棕髮藍眸，臉部皮膚平滑細膩，而她的表情則是一本正經的。她的唇形甜美，似有無限慾求，她給旁人的整體感受亦是如此。撇開那些貧窮却聰慧的女子們共有的慾望不論，梅根的內心還在追求著一種特質：她見到的機會不多，也無法清楚地說出那究竟是什麼，只在內心認定東部各州的特色和她的要求相當接近。她嚮往所謂的『典型』。在聽到喬奇的聲音以及知悉他的名字之前，她早就把這種嚮往轉嫁到他身上去了——當然，她時時爲了自己生活環境的不如人意而怨嘆不已：她的雙親在靠近濱海公路的『學園大道』上經營一家商店，打着卑微的宣傳辭令：『收買廢物，出售古董』，但是弗羅倫斯和哈利——媽媽和爸爸——他倆的營業情況並不盡理想。（打從梅根見到喬奇·華登的一剎那之間，便在內心許下誓言，絕對不讓喬奇·華登和他們晤面。）

梅根發現他也注意到她了；然而她不知道他的注意力所及之處（不錯，正是她的胸部和兩條玲瓏有致的美腿）也大大提高了他的勇氣——他走到她負責的櫃台前面，操着一口新英格蘭區特有的母音吟法，措詞則純然屬於北佬那種平淡無奇：『唔，我想：你們這兒有關於航海的書籍不太多吧？』梅根頭先什麼話也不說，只是笑瞇瞇的。她知道書店藏書的地方，人還沒從櫃台後面走出來，就伸手指着右邊：『都在那兒了。』

『歐，真的嗎？唔，太棒了！多謝！』

他面帶微笑，大步走向她指給他看的書架前；他轉身望了梅根一眼，舉起一本他所需要的書，再度露出笑容。那意思好像是說：多虧她了。

他把那本書拿到另外一名店員面前付帳，在梅根眼裏，這種做法正是他刻意的體貼。然而接下來，他手拿書本來到梅根前面，俯身凝視着她。他的年齡比她大了五、六歲之多。

『至少我可以把它好好研究一番了，』他笑着，露出一口白牙；他的意思必定是航海術吧？

『據說舊金山海灣是航海的好地方，』梅根提出了建議。
書店裏面，微塵四佈。他們中間隔着一個置放廉價書的櫃台，好像是用來保持安全距離的。梅根身穿一襲又緊又短的印花棉布衫裙。（她的母親——髮色金黃，瘦得皮包骨頭的弗羅倫斯——在吃早餐的時候，曾經指責過她。）喬奇的身上還穿着藍白兩色的楞條花布外套。

他對她說：『今年夏天，我真的抽不出半點時間來。我在猛啃化學，打算進入醫學院。目前，我和一些老表親住在艾索吞。』

儘管渾身一波波熱浪起伏，梅根仍然扮出最美麗的笑容。『那麼——』

他滿不在乎地問她：『你住在這附近嗎？還在讀書嗎？』

當然，他的意思是問她：是不是史丹福大學的學生？於是，梅根含含糊糊地答了一聲：『是的。』——倒也不算完全撒謊。就從這一刻起，她心裏做成了決定：後年秋天，等她完成中學學業之後，至少要申請三所東部的大學。她打算從雷得克利夫女子學院開始——生活的形式就這麼勾勒出來了。

第二天的天氣分外炎熱，環抱史丹福校園區的黃褐色山丘上，種植了一些橡樹，深綠色的樹葉紋風不動；『棕櫚大道』的柏油路面開始融化。棕櫚樹高高的枝頭上，灰綠色的樹葉乾硬無比，滿佈塵埃，它們在微風中沙沙作響，好像蛇行其間。

梅根在沒有冷氣設備的書店裏堆放圖書，夢想着在一個微風送爽的午後，泛舟於大西洋的美妙情景——她行船來到美國東部海岸線以外的一個小島上，她和他——只有他們兩個——躺在白得不能再白的沙灘上，互相擁吻，直到玉兔東升。

然而，他很可能再也不會光顧這家書店了；而她這輩子可能連他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不管怎麼

說，就在當天下午，梅根從悠悠忽忽的夢境裏清醒過來，抬頭一看，只見他跨進了書店門檻。由於他的個子在室內顯得太高了，看來有點兒彎腰駝背。他微笑着走上前來，和她說話。她不覺心頭一震。

『沒聽說加利福尼亞的天氣熱到這種程度，簡直和波士頓沒有兩樣。』

『通常不會這樣，今天不比尋常——』她不曉得該說些什麼才好。

他的眼光未曾正對着她。『我最需要的東西是一杯啤酒，但是我想我得忍耐一會兒。真倒楣，現在恰好有堂實驗課。』

滿面含笑的梅根幾乎無法呼吸了。她知道他的意思是想請她出去喝杯啤酒，但是她不明白他何以難於啓齒。在他而言，和女孩子相處竟成了難事嗎？也許他沒有讀過公立中學，在公立中學裏面，這種事情屢見不鮮。她問他：『你去過羅西飲食店嗎？——這附近一個喝啤酒的地方。』

他連忙應聲作答：『沒有。說真格兒的，除了奔走於化學實驗室和我艾索吞的親戚家之間，我幾乎那兒也沒去。按照原定計畫，這個夏天裏，我每晚都必須和他們共進晚餐。他們家的規矩大得很，我怕給他們一個驚世駭俗的印象。』他撇了撇嘴唇，又說：『但是，晚餐以後或許沒問題，你能出來嗎？我可以到你的宿舍去接你。我有轎車子，事實上，我是開車到這裏來的。』他咧嘴一笑，透不過氣來的緊張勁兒比她更厲害。

『唔，我們何不在此地會面呢？』梅根福至心靈。女生宿舍就在不遠的地方，要是他認爲她住在其中的一棟裏面，那又有何不可？她可以搭乘經常乘坐來上班的巴士，而如果他要到她家接她的話——她立刻編好了一個令人擊節讚賞的故事：她會對他說，目前她夜間住在海濱一位女友的家裏。（神機妙算！）

因此，打從頭起，他們的關係之中就包含了一種虛假的成分，梅根很快地便處置得很好。她和他許多女人一樣，天生具有應變的本能。

他把自己的姓名——喬奇·華登——告訴了她；她也說出她的名字。隨之，他用那種聲音說：『太棒了！我九點左右到書店前面等你，好嗎？』

『喫，當然，太好了！』

梅根未嘗奢望見到一輛最高級的豪華轎車。她還不曉得何謂『打腫臉充胖子』，何謂新英格蘭區足以驕人的節儉風尚。總之，喬奇給梅根的印象與此二者均無關聯。他的車子停在書店附近一條巷子裏。他替她打開車門，連碰都沒有碰她一下。梅根笨手笨腳地鑽入車中座位上。

車子啓動了，喬奇開始談論他的車子。『這是一部棒得不能再棒的老爺車，』他說：『一級棒，不蓋你的。爬上落磯山脈，不費吹灰之力。我希望自己到了像它這個年齡，還有這麼好的體能。』

梅根蹙着他的樣子，哈哈大笑起來。事實上，她對他所說的一切，毫無概念，但是她開始確信：他對女孩子沒有任何經驗。

原先就說好了要到羅西飲食店去的，當車子駛出校園區的時候，他問梅根：怎麼個走法？她告訴他：右轉，再左轉，然後沿着一條泥垢處處的白色小路直走。於是他們在滿綴星子的夜空下，從黑鴉鴉的山影和樹影之間掠身而過。

令人大爲喪氣的是：羅西飲食店的停車場上早就擠滿了史丹福大學兄弟會成員們的車子——佩卡、別克、福特。有些車子甚至是屬於讀中學的大孩子們，當然，那都是向他們的父母借來的。梅根心想着最好不要遇見熟人，尤其是巴樂、愛爾托中學裏的朋友，他們可能會和她寒暄，談些和學校有關的事情。

喬奇似乎也有點兒被這擁擠的景象嚇住了；梅根看得出來：他不顧在此地勾留片刻。她對他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們有外賣的啤酒。這裏確實太擠了。』

『喫，好極了，太棒了！我進去買了啤酒再說。』他打開他那邊的車門，下得車去。過不了多久，他又折回來了。『你不介意等一下吧？』

『喫，不，沒關係的。』

她本來不甚關切自己的語音。此刻，她分析自己說話的腔調，可能帶點兒中西部地方的味道，因

爲弗羅倫斯和哈利都是愛阿華州的人。如今，梅根強烈地感覺到他倆口音的差異——她的口音和喬奇的口音相去甚遠——簡直像另外一種語言似的。

五分鐘之內——這段時間對於梅根而言，毋寧太長了——喬奇捧着兩大杯冒着白泡沫的啤酒回到車上。『我們隨時可以回來買啤酒，』他薄薄的嘴唇帶着笑意，不像他的眼睛，在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她，覺得非常新鮮的樣子。他問她：『我們就在車上喝啤酒嗎？』

『你沒有別的意見就成了。或者我們可以把車子開到其他地方去，』梅根的口氣溫柔得不能再溫柔了。她似乎有意隱藏自己突然嫌惡起來的口音和她內心已知他們理所當然的目的地。她知道他們將前往某個清靜無人的所在，地處高幽，周圍羣山環峙，非常僻靜。而且她知道：大約十分鐘之後，他們所進行的事情。到目前爲止，他們尚未接觸對方的肌膚，這其中已經蘊蓄了某種激情。她突然產生了瘋狂的念頭，不由得自顧自地微笑起來：他們就像黑暗中兩條戴了頸圈的狗。

她指點他把車子開到培居·米爾公路上。輪胎軋在鵝卵石路面上，使得車身顛簸不已。他駕車的速度非常地快，以至於他們啜飲啤酒的時候，或是想要啜飲啤酒的時候，紙杯裏頭的酒液都濺灑出來了。

最後，梅根說：『到了，』喬奇便停下車子。離合器，煞車——聲音非常嘈雜。

他們來到一處氣味芬芳，沙沙作響的油加利樹叢中，附近是密密的松林。他們下面距離很遠的地方，是一片燈海，透過樹林，依稀可辨。一架飛機在這燥熱的晚上，發出隆隆巨響，從夜空掠過，降落燈號閃爍不已——他們的位置靠近飛機場。

梅根把紙杯放在汽車底板上。

喬奇問道：『都喝完了嗎？』他的聲音悶沉沉的。

他們倒在車座中央，接著，他們的嘴唇、手臂、胸部，還有雙手和兩腿瘋狂地搜索著對方的軀體，隔著衣物，激烈地糾纏在一塊兒。梅根和喬奇·華登都以爲這是『接吻』，否則，用比較專門的辭彙來形容，應該算是『愛撫』才對。他們各自張開嘴巴，如飢如渴，他的舌頭伸進她嘴裏，探索著，品